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订阅《新民晚报》三十余载，尤喜副刊。幸运的是从2014年开始，在“夜光杯”发稿。最值得回味的是去年“5.12”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前夕，写了一篇纪实散文《灵魂的归宿》，述记当年参加救援的医学防护人员在映秀渔子溪，悉心掩埋一具具遇难者的遗体，让逝者入土为安……

他们感慨道：这场无情的灾难，让我们失了很多，也让我们收获许多。在汶川，我们读懂了什么叫不屈，什么叫坚强，用实际行动书写忠诚。

灵魂的升华

方兴坤

那是正值“5.12”十周年将至之际，我再次去映秀，雨雾中瞻仰地震遗址，专门到渔子溪公墓，表达对逝者的缅怀。5月11日那天，在去往重庆途中，我将这趟映秀之行告诉了报社的同志。编辑回复，嘱补写一段重返灾区的亲身感受。我倦意顿消，立即在大巴上边想边写，同时选了一组图片，用微信发送成功。第二天，我在朝天门码头首先看“夜光杯”微信公众号发的稿子《灵魂的归宿——汶川

工作的贾志平，曾在一个工作组呆过。他读了《灵魂的归宿》，得知我又去了映秀，觉得没陪同我一起去深感遗憾。今年三月初，我们在京相聚，他至今没有忘记，地震那天第一时间接到我的问候电话。更难忘的是地震一周年的前夕，我和单位几个同志出差到成都，大家念及战时去过的地方，还想到灾区看看。于是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与绵竹市疾控中心协

调联系，贾志平与我们同住。到了汉旺，疾控中心的领导安排防疫医生谢国当向导。沿着弯曲的山道，约行20余公里，便到了清平乡。沿途看到倒塌的建筑，仍是一片废墟，破坏程度不亚于映秀。这里的村庄，都建在山沟里，一片民房皆为泥石流掩埋。有座房子，只露出一簇子高的屋顶。在山腰堰塞湖旁，一位男子风尘仆仆向我们走来，握手问候。谢医生介绍说这是清平乡陈军乡长，正陪同市领导在村里调研。交谈中，得知陈乡长的命是捡回来的。地震发生时，他正好带车到了村口，山坡上飞滚下来石块，车翻人埋。当时一村民路过，见乱石中露出部分车身。他用力搬开石块，发现司机颈部被砸已身亡，坐在后座的乡长得救。从此，乡长认这位村

读到一篇《陈从周二事》，文中提到豫园内的古石桥——环龙桥。此桥如今已不复存在，但我小时候上学，从豫园路104号（现上海五香豆商店）到梧桐路二小去，却天天都要路过它。当时“内园”与“豫园”（又称“东园”和“西园”）被东园弄一分为二，因此东、西两园是不连在一起的。环龙桥贴着内园的黑漆园门，桥下的流水与九曲桥下的荷花池及豫园内的小溪相通。环龙桥桥堍两边，当时都布满了相面测字摊，有露天的，也有在廊坊内占据一小间的，那格式有点像科举时代考生的考厢。那些算命先生不完全是瞎子，我看多数是“亮子”。我小学一位同学的父亲当年就是操此生涯的。环龙桥是一座半圆形的石拱桥，那桥身两边的矮石条护栏杆被人天长日久地抚摸，已变得溜光滴滑，呈泛青色，没有百余年的工夫是绝不会达到这般光滑的。我们放学路过那里，经常把它当作滑梯玩。环龙桥的西面是“红月楼”书场，下面是“少儿图书馆”。当时那一带都是些小店铺和小摊贩，赫赫有名的“陈友志开洋葱油面”的面摊头就摆在那桥脚下（还有卖“花生酥”的小作坊和裱画店等等）。1956年公私合营后，陈友志的面摊头被合作进了“万家春”（即现南翔小笼馒头店隔壁的湖滨点心店）；再到后来，陈友志生病故世了，于是这碗老城厢里的特色面就没有人再会做了。现在偶尔也有点心铺卖葱油面的，但那风味跟陈友志的那碗面，已经不好相比了。

民为“干爹”。一路陪同，谢国玉给我们的印象，既有川妹子的泼辣和热情，又有成都女子的秀气，特别是内在之美。也许是触景生情，谢医生讲出自己的故事。她的爱人是当地开银矿的老板，地震发生时，她舍弃家里的所有财物，包括爱人给她买的貂皮大衣。惟一个念头，冲进防疫站，抱出一堆包括血浆在内的急救药，后来在急救中，挽救了不少生命。从此，当地人叫她“谢美丽”。在灾难面前，人类为拯救自己，没有那么多杂念。灾难也是一场洗礼，人们的心灵得到过滤，灵魂得到升华，折射出人性的光芒。

豫园内的环龙桥

钱渊

每个人终究会慢慢老去，容颜、青春和激情会被掠夺，还日复一日被各种压力、各种不悦情绪占据大脑。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洪流，有些人妥协退怯，怨天尤人，以老去无能为借口，越来越消沉下去，以至淹没在人海里。也有的人在岁月的侵蚀下，虽刻上了纹路，磨圆了棱角，然而他们并没有自暴自弃，得过且过，而是在奋力与时间搏斗，与现实反抗。

好闺蜜，在我眼里就像个仗剑走天涯的女侠，她向往自由和爱情，喜欢旅行远游，常常就是说走就走。2016年那年她曾说过，如果今年底还不结婚，也许就再也不想结了。结果，她在12月29日领证了。后来，生儿子，还房贷，她的生活再也谈不上情怀，每天要面对琐碎的生活。偶尔我们见面时，她的话题也从以前的梅里雪山、背包客变成了家长里短和婆媳关系。再后来，她果断辞职，帮助老公经营了一家健身房，忙得风生水起，生活变得有滋有味，每天看她发的朋友圈，各种晒美食、晒生活状态。她总是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，始终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接触，保持年轻时就有那份热情。

作为一个生活极为粗糙的女汉子，进入社会不长不短，写文也就三年左右，哪知岁月已经开始对我动武，长期熬夜失眠，胃病经常光顾，发际线也开始慢慢靠后。而几年来，工作、生活陆续给我开了几个不大不小的玩笑，迅速的成长让我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撕裂感。幸好有失有得，失去了珍贵光阴，收获了宝藏阅历，赢得了倔强底气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生就像一块拼图，起手的时候，它是杂乱无章的，你看不出这是一幅完整的图画。当你老了的时候，拼图的最后一块落下。你一下子看出，这幅图景的整个含义。你年轻时经历的看似无意义的一切，都在大的图画背景中，找到了自己的意义。你知道，叛逆的那段，是为了得到教训；失恋的那段，是为了懂得爱情；迷茫的那段，是为了等待机会；失落的那段，是为了偶遇那个人。走在路上，看到那些装扮精致的老人都心羡慕，时光带走了他们矫健的步伐，年轻的容颜，换来的是由内散发而出的那种睿智与祥和。常想，等到我年老时，也能像他们一样，从容淡定，自信坚毅，能在一个团圆幸福的家庭里不成为晚辈的负担，不被经济条件所束缚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身体又健康，可领略大好河山，该是生命进入尾声的最佳体验。

岁月

张胤



边看边聊

冰心曾说，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新的。三毛有言，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，待明白过来时，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。既然光阴不可回头，既然无法永驻容颜，至少可以永远保持热泪盈眶的能力。因为，岁月不曾放过我，我亦不曾饶过岁月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顾客的无奈：说明书字小得看不清，合同条款多得搞不懂。

一位90后的小妹妹生了个小公主，看到她朋友圈发布的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送上了祝福。妹妹说，姐姐，能不能给我女儿取个名，我们想了很多，可都觉得不甚满意。我问有什么讲究没？她说最好不拗口又不落俗套的。我想到了“晏如”二字。晏是每天过得安然，言笑晏晏，那是《诗经》里夸赞女子温柔的好容颜；如呢，就字面看，不就是家里多了一个女子吗？而且这二个字无论用当地土话，还是普通话读，都很顺口。看了我发过去一串说词，妹妹当即回说真不错，以后女儿小名叫晏晏，大名就叫晏如啦。

小妹妹喜欢，我听着也很开心，仿佛看到，她家宝贝女儿长大后巧笑嫣然，齿白如玉的好模样。其实晏如这两字，含义远要深于我向小妹妹解析的。很久以前，我就得过朋友送的一枚“乐且晏如”的篆印。当时自己心脏出了状况，在上海、杭州的各家医院辗转，手术与保守治疗之间权衡难定，自己忧患悱恻，觉得活着真艰难，一家人每天跟着愁眉不展。朋友来看我，我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，眼下又非绝境，多忧何为？他从口袋取出这一方篆印给我。摩挲四个朴拙的字，我雾湿了双眼。是的，放下吧，放下毫无意义的纠缠，如果我的生命真的跟着一份无常，那实在要更加珍惜、热烈和深情地活过每一天才对。在“乐且晏如”的陪伴下，我渐渐肃清了这场病痛的面情绪。

读书时代就背过陶渊明先生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却是囫囵吞枣，不求其味的。如今越来越觉得“晏如也”的可贵，是在心底为自己涵养一汪安闲与宁静。“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；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。”五柳先生住的地方空空荡荡，遮挡不住严寒烈日，命运没有给他丰厚的物质，但它管不了你的精神。放达的精神追求，依然能让潦倒的先生“晏如也”。活出人生的快乐和幸福，依赖的并不是金钱和权力，而是内心的力量。白居易的《小宅》也拈出了“晏如”的分量，他写道：“庾信园殊小，陶潜屋不丰。何劳问宽窄？宽窄在心中。”人的心境宽了，大小事情就奈何不了你，便有清风徐来，超然物外，如此“神气晏如”，可一辈子活得自洽。虽说名字只是个称谓，但寄托了长辈们对晚辈的祝愿和祝福。人一辈子什么最重要？相比权柄富贵，我们更希望能拥有安宁快乐，是“乐且晏如”。

夜读异事

李成义

晓红家的杨婆天还没亮，就到庄里的背后弯拾柴禾，她是缠过脚的人，走到五爷家后园子下面的路畔，听到墙里嘟嘟啾啾，可一句听不明白，肯定不是人在说，是鬼在说吧……杨家婆平时疑神疑鬼，这下子更是踮起小脚噔噔往前跑，一手还提着粪筐，气喘吁吁。过一会，天色大亮，五爷起来去地里干活，碰上杨家婆，她还惊魂未定，睁大眼睛颤着嘴皮说：“你的后园子不合套，异常的很，嘟嘟囔囔说话哩，吓死人了！”

五爷笑了：“那是成义在读英语，娃娃天不亮就跑到后园子读英语，背英语……”这是20多年前的事，五爷把这事转述给我，我先是一脸蒙，而后喟叹：读书真吓人！

过两年，我辍学到青海民和县卖苦力，跟着八冶公司修建镁厂的厂房。大家住在一个山脚下，正式工人住窑洞，我们临时工住铁皮房。有一段时间，工地上活不多，下班早，吃完晚饭，我就拿一本书到山坡上的树林边看书，太阳的余晖倾洒而来，我踱着小步来回走着读，幽静的地方，很是惬意。没其他可看的书，我就翻着背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每天晚饭后，都是如此。

一天晚上，天黑透了，我拿着书下山回宿舍，走着走着，树林里跳出来一个大汉，拿着一杆长枪，堵住我，厉声训斥：“小兔崽子，我差点把你一枪崩了……”我一看，是工程队的木工贾耘。他见我错愕，就长吁短叹地说起来。那时候，猎枪还是允许的，贾师傅晚饭后就背一把枪上山打猎。这天，他在山上寻觅猎物，突然看到远处有一只白兔子来回走，赶紧上膛瞄准，正要扳手射击，却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再细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人拿着书来回走哩，那白纸的书页就像是一只来回走动的兔子。

贾师傅说，一只手还擦额头的汗，说是刚才的惊险吓出的汗还没凉下去。我也听得头皮发麻，脑门子上的汗哗啦啦地就往下流。

曾经，读书真是一件挺吓人的事。



夜光杯

周末上午，照例有一大堆家务要料理，洗衣机里塞了一大桶脏衣服，还有一小堆得手洗；收拾好房间，还得擦地板；吃了一礼拜的餐馆和外卖，无论如何得去买点菜自己动手做顿饭了……我脑子里一边罗列着先做什么再做什么，这么多家务事，单想想就觉得崩溃。

不过转念一想，可以边听马亲王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边做家务啊，心情立马大好起来。打开听书APP，调节好音量，塞上耳机，再将手机放入运动臂包，绑在手臂上，这个运动臂包是我特意为了方便听书淘的。然后边听马亲王的小说，边做起家务来。还真别说，这小说家务一搭配，干起活来可真是不累人！想起有这么小半天可以好好听自己喜欢的书，甚至觉得颇为期待享受这一原本痛恨的家务时间。

作为一枚中年老母亲，职场上勤勤恳恳委曲求全，在家那更是三头六臂无所不能，白天忙工作，晚上忙孩子，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上几小时的纸质书，那真是件不敢奢望的事！

而听书则能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：通勤路上可以听，做家务

时可以听，送孩子上兴趣班等在外面的时候可以听，敷面膜的时候可以听……甚至洗澡时也可以听！大致统计了一下，一年里，我竟然听了四五十本。

先生每次都爱取笑我，说你现在活脱脱像个听说书的退休大爷哇，不过人家是抱着个收音机听，你捧只手机而已。我也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哎，可别说，我现在觉得听说书，还真是挺有意思的！”

当然听书跟读书的感觉到底挺不一样。如果是以前读过的书，现在重温一遍，那还挺不错的。但如果是一本新书，听觉和视觉对信息的接收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，特别是在一些细腻的细节描写上，总觉得还是要捧着书读，才更能领略到文字的美感；而有些颇具深意的段落，必须一读再读，细细品味咀嚼，方能真正读得懂文中真意。而听书在这一点上就相对弱了，即便是一遍遍按回放键，仍觉得浮光掠影，回味不足。有时碰到同音字，也很闹笑话，特别是没有上下

文关联性的名，最容易听岔了，有时一本书都听完了，再去翻纸质书，才发现主人公压根儿不是自己听着想当然的那个名儿。

所以我选择的听书一般是一些以前读过的，觉得有必要重温的经典小说，或是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小说；再是自己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，先试听一遍，如果觉得好，值得细读的，那就再去买纸质书来读，而那些听都听不下去的书，则果断放弃，大可不必为此浪费时间；还有一类就是一些晦涩难懂啃起来较为吃力的书，真正坐下来读的话，我估计自己很难有时间和耐心啃下去，但边做事边听书就不一样了，反正是打草撵兔子，能听多少是听多少，收效虽微也就不计较了，自我安慰好歹也算听卷有益。

常听到一些反对听书的声音，觉得这是速食化阅读，看似省心省力，却削弱了人的阅读能力和阅读乐趣。听书当然不能取代阅读，但如今很少有人能拥有大块的时间，听听书，倒不失为一条获得知识的新渠道，更是给中年老母亲那无聊琐碎的家务事添了把新作料。

听大书

王秋女

雅玩

时间：通勤路上可以听，做家务

七夕会